

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武漢）研習心得

畢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因為生長於江左，所以情感上會偏向江左地位顯要的歷史階段——六朝時期。對於六朝而言，荊楚地區的重要性不亞於京畿所在的江左地區，「跨有荊益」、「荊揚之爭」等問題是我們重要的研究對象，也為我們提供了無限的幻想空間。在六朝以外，荊楚地區在秦漢乃至先秦時期都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在中古以後的歷史階段中亦然。加上是次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承辦單位武漢大學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重鎮，也因為唐長孺先生的關係，是我心目中的學術聖地之一。總此種種，不免對此次「荊楚文化」研習營心嚮往之，也很榮幸能夠忝列其中，再次得沐兩岸營之春風。

雖然這次研習營的課程安排中秦漢魏晉的比重頗小，但收穫一點也不小。王汎森、王明珂兩位老師在第一天的演講，為我們此後研習過程中的討論奠定了基調。兩位老師的演講都是「半命題作文」，卻帶著極具啟發性的問題意識。再這樣的啟發之下，我們小組討論時相繼提出了講演及閱讀材料中所見「地方」、「流動性」、「邊界」等問題。前年參加南京營時我正處於博士論文寫作的初始階段，對於問題意識尤其看重，事實上也從當時諸位老師的講演中學到許多；今年在武漢亦復如是，雖然博士論文已經寫完，但問題意識重要依舊。在十來天的研習和討論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原以為不是問題的問題，接觸了一些原以為難以運用的材料，也體驗課一些原本很陌生的研究方法；對於一些熟悉的、甚至一度束手的問題，也在師友的啟發下體會到了新的切入點。我想無論在學術生涯的哪個階段，新穎而不失妥當地尋找、提出、解決問題都是重要的。

王鴻泰老師禁止我們在討論發言時「夾帶私貨」，即要求我們勿投機取巧以自己的專長套入討論（事實上禁而不絕），其用意是希望我們可以趁著大好機會勇敢的接觸陌生的文獻材料和研究方法，以達到學術訓練的目的。對於我們學員來說，這確實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在一段時間集中地投入本身不熟悉的學術領域，並在妥當的引導下展開討論，這樣一種經歷所形成的思維激蕩對於之後回歸本專業領域的研究也是相當有益的。其中牽涉到的「去熟悉化」過程，能促使我們對自身及原本已熟悉的學科領域進行反思。

本次研習營最後一天下午，循例安排了學員們逐個分享心得體會，我排序較後，於是一邊聽其他同學發言，一邊為自己的發言打腹稿。幾位營友講完之後，

我準備講的幾點就都被人講過了，於是又拿出紙筆來寫新的提綱。等終於輪到我發言的時候，就連關於「晚講吃虧」的玩笑話也都被人捷足先登了。這令我不禁想到我們所處的時代，既幸福又不幸：幸福的是科技的發展為我們搜集資料、查找文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同時也讓我們不再有藉口漏掉任何一篇相關著作）；不幸的是無論哪一個領域、哪一個方向，都已經有太多的「前人」以及窮一生無法盡覽的「相關著作」。因為有這樣的「掣肘」，聰明才智所起到的作用已經不如勤奮努力；然而再勤奮的人，也不會亦無法去大量地核實我們所讀著述中的那些注釋。從這個角度來說，現代學術的其中一塊基石就是研究者之間的互信，如此，學者的為人和治學風度就異常重要。

連徐斌老師的田野指導在內，這次研習營共有十講。因為大多數內容都是原本不熟悉的，因此每一講都無疑學到了很多，老師們也各自展示了令人既敬且羨的學術風采。對我個人而言，其中感受比較深的，是陳偉老師的那一講。我曾經修過一門簡牘課程，自感比較吃力，也因此能夠明白陳老師那簡明通暢的講演背後藏著多麼繁複的工作。課後和李丹婕學姐說起聽講感受，都感慨於陳老師在自身如此淵博的學識基礎上仍能保持教科書式的分寸感，兢業治學，在材料不充足的情況下，不輕易將結論推進哪怕一小步。這樣的治學風度，實乃我輩榜樣。

李孝悌老師多次提到希望我們不要光說好話的，也要提一些中肯的意見。最後一天上午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的時候，有營友說起如果第一天就先來看看館藏，有一個直觀印象，那麼之後聽講的時候——尤其是在聽鄧淑蘋、余西云兩位老師有關荊楚考古的講演時——或許會有更深刻的體會，我深有同感。此外，每晚的討論同時涵蓋課堂講演和田野閱讀材料兩部分內容，大家可以關注的點似乎太多，準備時也各有專攻，除了一些概念性的問題外，在台上報告者和台下營友之間似乎比較難產生有效的對話，略欠激蕩。

會場分享心得前，我恰好收到在南京營結識好友發來的訊息，說正在另一位營友家中做客，當時就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後來丹婕學姐和簫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研習營給大家建立情誼的契機，這也確實是我們最珍貴的收穫。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可以從全然陌生到熟悉再到成為日後互助互持的夥伴，大概也只有高密度集體學習生活的兩岸營可以為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了。希望各位老師和同學都可以健康愉快地繼續學術之路，並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再聚首。